

中外著名艺术家的故事



■ 齐白石

军音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齐白石

军
音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3 号

中外著名艺术家的故事

齐白石

军 音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62 千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365-1741-6/1·423

目 录

1. 人间难得是亲情·····	3
2. 柴灶里生出青蛙来 ·····	17
3. 家风绘就《三省图》 ·····	30
4. 牛角挂书不误苦读 ·····	36
5. 不务“正业”的学生 ·····	45
6. 世上哪有学不会的本事 ·····	53
7. 何不学学苏老泉 ·····	65
8. “甌屋”凝固了的岁月 ·····	79
9. 良师益友弥珍贵 ·····	85
10. 免去浮名常自在 ·····	101
11. 艺无止境闯新路 ·····	115
12. 铮铮铁骨腰不折 ·····	127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书画、篆刻大师，湖南湘潭人，生于 1863 年，1957 年逝世。他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他早年当过木匠，后来结交了当地文人，开始学习绘画、诗文、篆刻、书法。他中年多次出游中国南北，57 岁后定居北京，以卖画和刻印为自己的专业。在 60 岁后，他的画风改变，在自己的绘画中融合了传统的写意画法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最擅长画花鸟虫鱼，笔墨纵横雄健，造形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他还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毫毕现的草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论画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著名见解。篆刻初学浙派，后多取法汉代凿印，布局奇肆朴

茂,刀法劲辣有力。他能诗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加勤奋地创作书画和篆刻作品。他曾担任中国艺术家协会主席。

人间难得是亲情

19 世纪中叶,正是我国饱受内忧外患的苦难时期。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勒索,加上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把我们美丽富饶的国家祸害得满目疮痍。

那些和豺狼毒蝎一样贪得无厌的地主贪官们,对穷苦百姓大肆剥削压迫,把他们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穷苦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广大人民群众不堪忍受这来自国内国外的双重压迫,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反抗的烈焰燃遍了全国。从 1841 年到 1850 年,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有记载的各地起义就有 1 百多次。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最早、受鸦片战争之害最深的两广和湖南地区的起义规模最大。

最著名的起义就是 1851 年 1 月 11 日,广西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

到了 1863 年,“太平天国”运动在洋鬼子和清朝统治阶级的联合“围剿”镇压下,已没有了开初那样轰轰烈烈的景象了。

也就在这一年的阴历 11 月 22 日,在湖南省湘潭县一个叫杏子坞的村庄里,一个孩子出生了,他名叫齐纯芝,家里人叫他:“阿芝”。“阿芝”也就是后来的大画家齐白石的小名。

杏子坞盘坐在紫云山的脚下。紫云山上,林木茂盛,生长得最多的就数松树了。那些松树一片一片的,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村东头有一个水塘,叫星斗塘。

星斗塘的水面并不大,鱼虾却出产得不少。一到夏天,荷花满塘。阵阵柔风吹过来,一股股的香气清馨扑鼻、浸入肺腑。

生长在杏子坞这个背后靠山,面前对水,风景很美的地方,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就在这星斗塘边上,坐西朝东的那所小茅屋,就是阿芝的家。

小阿芝很受全家人的宠爱,最疼爱他的

要数爷爷齐十爷了。阿芝出生这一天，也恰逢齐十爷 56 岁的生日。齐十爷生日里有了孙子，乐得他半天合不拢嘴。他逢人就喜滋滋地说：

“孙儿阿芝和我同一天生日，将来长大了，一定忘不了我的！”

齐十爷在外面劳动回来，一到家就把孙儿抱在怀里，逗他哄他。说来也怪，这小阿芝只要一经爷爷哄逗，就“咯咯”直笑。这就更使齐十爷添了爱孙子的劲头。

齐十爷是个性情刚直的人，平日里嫉恶如仇。他心里要是有了点不平的事，总得想法发泄一番。四乡八野的人们都称赞他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光明磊落的好汉。

齐十爷以此为荣。

阿芝出生不久，齐十爷眼见着“太平天国”由兴盛到衰亡，直觉得这样一支轰轰烈烈的仁义大军，竟会这样倒了下去，禁不住地暗暗顿足叹息。

清朝时，官员们都分了个三六九品。这些人官大官小就看他的“顶子”，俗称帽子上的颜色。那会儿，一二品官戴的是红顶子，三

四品官戴的就是蓝顶子。

“太平天国”失败后，朝廷对那些镇压起义的官员“论功行赏”，封官晋爵，不少人就这样戴上了红顶子和蓝顶子。这些“有功”之人多得数不胜数，到后来，官位实在没有空缺了，清朝皇帝就给他们一个虚衔，许他们戴了红蓝顶子到处招摇撞骗。

这伙戴着红蓝顶子的人在家乡欺压百姓，处处占尽便宜。谁家的日子要是过得稍好一些，他们就生着法子寻衅恣事，逼人家贡献出一些“油水”。

齐十爷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总是不畏强暴，敢于把心里的实话端出来。

齐十爷的这种品性影响了孙子。爷爷的一言一行都深深的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地就盘算好了，自己也要像爷爷那样，做一个不畏强暴，不媚官府的正直的人。

离阿芝家不远，有一个小有名气的驿站，叫作黄茅岭，乡里人叫它黄茅堆子。黄茅岭驿站比阿芝常去的、离他家园一里地远近的白石铺的驿站大得多。官府在黄茅岭设了一



座巡检衙门,里面坐的是巡检这样的官儿,这巡检其实是知县属下的一个小官儿。

别看这巡检是个芝麻绿豆般大小的官,还是花钱买来的,算不了什么。可是,只要他一走马上任,称起“老爷”来,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小地方,摆起的官架子倒不小。这种人为所欲为,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原来就是一些鸡鸣狗盗的出身,干起坏事来歪心眼多,花样也自然多。乡里人都觉得他不是好惹的。

阿芝6岁那年,黄茅堆子就来了一个新上任的巡检。这新官好不威风,排齐了全副执事,吆喝着开道,坐着轿子耀武扬威地在白石铺一带兜圈子。

四乡八里的人很少见过这样的官样场面,听说新上任的官来了,都想去看看。

阿芝家的邻居三大娘,也来叫阿芝跟着她一块去。阿芝的妈妈问他:

“去不去?”

阿芝很干脆地回答说:

“不去!”

三大娘走了后,妈妈笑着夸他说:

“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里来过什么好官。看他作什么！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

阿芝小的时候总爱害病。每病一回，全家人都像失了魂一样。齐十爷每次看到孙子病了，就跪在神像前不停地祈祷，托神灵保佑小阿芝早早的康复。

阿芝那年的一场大病好了不久，齐十爷有了闲工夫，就时常抱着他，逗他玩。齐十爷勤劳了一辈子，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只有一件冬天里穿的黑羊皮袄，这算是他家里最值钱的“名贵”东西了。齐十爷的这件皮袄，穿的年头很长，皮板已经很硬了，毛也脱落了一半。但他老人家把它穿在身上，还是小心翼翼地当成珍宝来对待。他疼爱孙子阿芝，把他抱在怀里时，怕他受凉，就敞开了皮袄的大襟，把阿芝暖在胸前。

阿芝刚满4岁，齐十爷也59岁了。隆冬三九的天气，天冷得实在厉害。齐十爷怕冻着了阿芝，常去山上拾些松树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

这天，齐十爷抱着阿芝蹲在炉边烤火，一

边拿着通炉子的铁钳子，在烧过的灰上面比划着写字。他先是一笔一划地写了一个“芝”字，叫阿芝看，教他念，又对他说：

“这是‘芝’字，就是你阿芝的‘芝’。你记住了笔划别把它忘了！”

齐十爷认识的字并不多，大概不过三百来个。而且，在这三百来个字里，还有些字认不那么确实。不过，齐十爷对这个“芝”字，倒确实有十分的把握，写起来笔划也绝不会错。

“芝”字成了阿芝认识的第一个字。他到老时，给人画了一幅“霜粉现获图”，他在那上面题了这样一首诗：

“我亦儿时怜爱来，
题诗述德愧无才。
雪风辜负先人意，
柴火炉钳夜画灰。”

诗的后面还有附注，意思是说：我4岁的时候，天冷围着炉火取暖，爷爷借着火光，用柴钳在灰上写字，教我认字。

爷爷划灰教他识字的情景，一直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印象是那样的深刻，至老难忘。

阿芝自从认识了自己的名字以后，爷爷

每隔两三天就教他一个生字。认会了一个，又教他天天复习，不断地给他指点笔划，讲解字的含义。齐十爷常常对他说：

“识字要牢牢记住字，还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用起来才会用得恰当，这才算是识得这个字了。如果贪多务博，囫圇吞枣，识了的字转身就忘了，那跟没有识得一样，怎能算是识字呢？”

阿芝很聪明，只要是爷爷教他一个字，他就认识一个。爷爷见孙子这样用心认写，连声称赞他有出息。奶奶、爸爸和妈妈听了也都欢喜万分。

从此，阿芝总爱跟着爷爷认字，从不间断。就是在玩的时候，他也常拿着一根松树枝，在地上一横一竖地比划着写起来。他先从笔划少的写起，慢慢的，那些笔划多的字，他也能写得出了。

到了阿芝7岁那年，齐十爷把自己认得的三百来个字，已全部教完。阿芝也把这些字认得滚瓜烂熟，就连每个字的意思也能讲得清清楚楚。到了腊月的上旬，齐十爷说：

“阿芝认的字，已经和我一般多了，就提

前放了假吧！”

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又说：“这孩子倒是很有点儿才气！”

阿芝的妈妈是个有心人，见齐十爷一面夸奖孙子，一面又唉声叹气的样子，就感觉到这是他在为自己没有财力供孙子上学而发愁。

她就对齐十爷说：

“儿媳今年椎草椎下来的稻谷，积得了4斗，存在隔岭的一个银匠家里，原先打算再多积一点，换一副银钗来戴的。我的银钗，戴不戴都不要紧，可以把这4斗稻谷的钱取回来，买些纸笔书本，让阿芝去上学。明年我爸爸要在枫林亭开个蒙馆，阿芝跟外公读书，学费就可以免了。这点钱虽不多，也够他读一年书。让他多识几个常见的字，记记账，写写字条儿，就不费什么劲了。”

齐十爷听阿芝的妈妈说得有理，频频点头，当下就决定让阿芝明年到外公那儿上学去。

爷爷每天都送阿芝去上学，傍晚又把他接回家。从家到外公那里，有三里来地的路

程,一路全是些黄泥道,天气好的日子,倒不觉得什么。可是一到雨季,路就难走得很。黄泥路是最滑的,满地泥泞,道又不平整,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在地。

一到雨天,齐十爷总是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提着饭箩,一步一拐,十分小心地领着阿芝往前走。遇上黄泥塘深了,齐十爷就会把阿芝背在背上往前走。60开外的齐十爷,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为了孙子,老人家真是费尽了心力。

阿芝难忘这样的日子,在他60岁时,写了一首《过星塘老屋题壁》的诗:

“白茅盖瓦求无漏,
遍岭栽松不算空。
难忘儿时读书路,
黄泥三里到家中。”

诗里记述了儿时上学的艰辛情景,也融进了对爷爷接送自己上学的一片感激和怀念之情。

1874年正月21日这一天,由家里人作主,阿芝娶了亲。姑娘是他的同乡,叫陈春君,比他大1岁。